

武則天



NLIC2970839018



華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王占君 著



武则天



華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王立群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武则天/王占君著. —2 版.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3. 1

(华夏长篇历史小说大系)

ISBN 978-7-5080-7181-7

I. ①武…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23003 号

武则天

作 者 王占君

责任编辑 高 苏

责任印制 刘 洋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2 版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1030 1/16

印 张 14.75

字 数 118 千字

定 价 27.00 元

华夏出版社 网址: www.hxph.com.cn 地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64663331 (转)

目 录

第 一 章	封才人专宠福遂官	1
第 二 章	谶天象媚娘险丧命	12
第 三 章	传情诗脱身感业寺	23
第 四 章	残骨肉计废王皇后	34
第 五 章	假慈悲正位居中宫	45
第 六 章	保后位谋杀上官仪	56
第 七 章	除宿敌巧用连环计	67
第 八 章	为皇权谋杀两太子	78
第 九 章	擢国丈李显失皇位	89
第 十 章	解久旷天后招男宠	100
第十一章	拜洛水太后受宝图	111
第十二章	斗宗室太后斩王公	122
第十三章	鸩宰相登基称女皇	133
第十四章	设铜匱恩宠来俊臣	144

第十五章	狄仁杰巧计脱囹圄	155
第十六章	武承嗣弄奸反殒命	166
第十七章	来俊臣失宠遭灭族	177
第十八章	烧明堂鸩杀薛怀义	188
第十九章	成男宠二张干朝政	199
第二十章	张柬之复唐施巧计	210
第二十一章	除二张李显复帝位	221

第一章 封才人专宠福遂宫

大唐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的暮春,八百里秦川桃花娇艳,绿柳飘丝。田野上青青的麦苗,恰似连绵不断碧翠的绒毡。清爽的和风,就像少女温柔的手从人们的面颊上轻轻拂过,温暖的春光洒在身上,更有说不出的惬意。一辆驴拉的布篷车,在通往长安的乡村土路上缓缓前行。那吱吱呀呀的轴轂摩擦声,像是在述说车上这家人的凄苦和悲凉。布篷外的车辕上,坐着一位中年妇人,她愁苦的脸上,满是旅途的风尘。她不时撩起衣襟,擦拭眼角流下的泪珠。

车篷内伸出一个头来,这是妇人的二女儿。这个武姓的十四岁的女孩,好一副丰满的面庞,映衬着高挽乌云般的发髻,愈显得唇红齿白面如玉琢。她有几分顽皮地趴在母亲肩头:“娘,你怎么又抹眼泪了。看,这是多好的田野风光啊。我们离开了并州那个受气的破家,你应该高兴才是。”

“二女,你还是个孩子啊,哪知道人生的艰辛。”杨氏叹口气,“可恨你那两个堂兄,变着法儿欺负咱孤儿寡母,害得咱们一家四口背井离乡。”

“娘,咱来投奔我姨妈未见得是坏事。”武二女用手擦去母亲流下的眼泪,“你别再生气了,等女儿长大,我一定狠狠教训两个坏堂兄,给娘出这口恶气。”

“净说孩子话,咱娘四个能不能活下去还难说呢。”杨氏当然要为今后的生计忧愁。

乡路上,迎面传来了一阵急促杂沓的马蹄声。荡起的尘土遮天蔽日。车夫手忙脚乱地要将车拐向路边,还没等他将驴车移动半尺,一匹快马已同驴车撞个正着。“哐”的一声,驴车侧翻在路边,把杨氏母女四人全都颠出了车外。

尘土散尽,现出一位乘马的官家人,马在原地打个旋,方才勒住坐骑。武二女挺身站起,用手拍拍身上的土,刚想要骂“你瞎了”,见眼前这人,衣着不俗,气质高贵,估计是个朝廷官员,便将想骂的话咽了回去,换了一句少女的嗔怪:“你没长眼睛啊。”

马上的人跳马落地,倒是态度和蔼地发问:“咋样,摔坏了没?”

“摔坏我娘你赔得起吗?”二女将杨氏扶起,“娘,咋样?”

“娘没事。”

二女又逐一将大姐和小妹扶起,她们也都是虚惊一场。那官人一见放心了:“没有摔伤就好。”

“那你还白撞了?你得给个说法!”二女的头一晃,双手撑着腰。

官人饶有兴致地看着她,这才发现面前的少女简直就是天仙下凡,眉眼口鼻

都是那么搭配合理，前胸微挺，腰肢袅娜，强似画中的美人，便咽了下口水：“说，你要个什么说法？”

二女未及回答，一队快马已到了近前，为首一人跳下马来，他是大唐的司空李勣。只见他慌慌张张到了那官人身边：“陛下，让您受惊了，臣保护不力，罪该万死。”

“是朕这匹狮子骠太难驯服，不关你的事。”他就是大唐圣上李世民。

二女听他们的对话，明白是与当今圣上相撞了，赶紧跪倒在地：“民女不知圣上驾到，冲撞了圣驾。民女死罪。”

杨氏和两个女儿，也一起跪倒：“草民死罪。”

皇上笑了，还不忘同二女取笑：“你这个小女子，还要朕给你个说法吗？”

“民女不敢，万岁恕罪。”

皇上转过头对李勣说：“是朕撞翻了她们车。把你带着的银子，给他们一锭，算是朕的补偿。”

李勣掏出一锭白银大约有十两，递给二女：“小姑娘，给，拿着。”

“民女不敢。”二女怎敢收受。

李勣见她来接，将银锭丢在地上，然后跨上坐骑，和皇上疾驰离去。二女望见，皇上在打马离开时，还回过头来，满含笑意地看了她一眼。二女觉得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呆呆地伫立着，久久眺望。

大姐半是打趣半是嘲笑地：“二妹，魂被皇上勾走了啊？皇上还选你进宫当妃子不成。”

二女转过身，像斗架似的盯着大姐：“咋？这一撞说不定就是缘分。怎见得我就不能入宫，我还许做娘娘当皇后呢。”

“好了，好了，别斗嘴了。快赶路吧，说不定你姨妈都等急了。”杨氏催促女儿们上车。

长安城的朱雀门大街以东是万年县，以西是长安县。皇上的宠妃杨妃，也就是杨氏的表妹，在长安县一条小巷，给她的表姐一家租下了一处小小的院落。此时，她领着贴身太监已然等候在这里，表姐和外甥女们迟迟不到，她未免有些焦急。

杨妃吩咐小太监：“二明子，你到朱雀门去迎接她们，该不会走错路吧？”

“诺。”二明子答应一声出了院门。

小太监走了没多久，杨氏的驴车就到了院门。车夫迟疑地推开门，往里探头探脑。

二明子回来问：“你们是不是并州杨家的？”

杨氏抢上一步回答：“正是。”

“您是大奶奶吧。”

“不敢，老身正是。”

杨妃早已听见双方对话，三步并作两步迎出门去：“姐姐，你可算到了。”

“妹妹！”二人几乎同时搂住对方，止不住热泪沾襟。

“娘，姨娘，看你们咋都这样，要哭也得进屋再哭啊。”二女拉扯她二人进了院子，又进了上房。

落座之后，二女打趣说，“这回让你们二人哭个够。”

杨氏嗔怪而又疼爱地：“这个小妮子。”

杨妃歪过头来看着她：“这是大女吗？”

“不，是二女。”

活泼可爱的二女，引起了杨妃的极大兴趣，她拉住二女的双手，上上下下打量，看也看不够。

二女也不是怕羞的人：“姨妈，你这样盯着人看个不够，倒像个相亲的媒婆。”

“姨妈我就是在相亲。”她转对杨氏说，“姐姐呀，你是哪辈子修来的这样大的洪福，怎就生出这样一个天上难找地下难寻的俊俏闺女。”

“看你说的，二女模样是比她的姐妹周正些，可也没像你所说的那样啊，天底下都没人了？”

“姐姐，妹妹我在皇宫，什么样的美人胚子没见过，可真就没有比得上咱家二女的啊。”

二女倒是志得意满：“姨妈，真像你说的这样，我把大唐后宫都压了，你何不把我送到宫里去。”

杨妃含笑点点头：“姨妈就是这个意思。”

“二女，你不要胡闹。”

“娘，不是胡闹，姨妈要是举荐，女儿就真的进宫。”

“住嘴！”杨氏动怒了，“俗话说侯门深似海，后宫就是地狱呀。进了宫就如同卖身为奴，一辈子别想回家，娘也永生见不到你了。”

二女却是信心十足：“那是别人，她们没有福分，女儿我就不同了。你看今天万岁看我的那个眼神，女儿我一旦进了宫，一定不会在后宫埋没沉沦。”

杨妃不免发问：“二女，你说万岁看你的眼神，难道你们见面了。”

“是这样，我们来时在长安城外，驴车与万岁的坐骑相撞。”二女将事情经过述说一番。

杨妃听罢，分外兴奋：“姐姐，有了这番相遇，二女入宫之事便十有八九了。妹妹回宫便向万岁提起。”

“后宫险恶，二女还是不要进宫受那份罪为好。”

“咳，”杨妃先是叹口气，“我的好姐姐，妹妹何曾不知后宫诸多凶险，正因为

如此，才要我的外甥女进宫，也好做我的帮手。”

“妹妹此话何意。”

“我本乃齐王妃，玄武门之变后，得蒙圣上眷恋得以侍奉当今。自长孙皇后崩逝，万岁对我更加宠爱，妹妹几乎是夜夜专宠。”

“那你为何还叹气呢？”

“姐姐有所不知，万岁对我恩爱有加，几次意欲立我为后，但均招致长孙无忌等一班重臣的反对，圣上也没奈何。”杨妃看着光彩照人的武二女，“天下像我这外甥女一样的美貌女子灿若繁星，说不定哪天就会有人献媚举荐。我们的二女不去，日后也有别的美女进宫。如若二女入宫，得蒙万岁宠幸，妹妹我人老珠黄那一天，能有二女的照应，妹妹的下场不至于悲惨。姐姐，怎么样，就让我试着对万岁举荐一下吧，若二女有缘便可成，如无缘，也就作罢。”

“娘，你让我进宫给姨妈做个帮手，你就答应了吧。”

杨氏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听了表妹一番情真意切的述说，她怎好再反对，便默默点点头。

太尉长孙无忌的府邸，在长安城的显赫仅次于皇宫了。因为长孙太尉不仅是皇上的舅兄，而且是开国元勋，又是首辅之职，真正只是皇帝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

下午的阳光依然明亮，照进客厅中，照在两位重臣的身上。他们一位是主人长孙太尉，另一位便是前来拜访的宰相褚遂良。

二人挨得很近，是在密议，多年从政的经验告诉他们隔墙有耳，他们的对话可称是咬耳朵。褚遂良的胡子轻轻颤动：“太尉，杨妃乃齐王遗孀，决不能册立为皇后，这会令天下人耻笑。”

“耻笑事小，焉知杨妃为后，不会拿我们玄武门之变的功臣下手，为死去的齐王报仇。”

“这是必须防范的。”褚遂良不无忧心，“而今杨妃受宠，下官有一釜底抽薪之计，不知可行否？”

“褚相是欲向万岁献美，以夺杨妃之宠。”

“英雄所见略同。太尉对下官心事洞若观火。”

“献美的人选至关重要，那杨妃是久经鸳鸯阵的高手，进献之女，若不能敌她，便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了。”

“下官自信此女定能胜过杨妃。”

“怎见得？”

“此女姓徐名惠，年方一十三岁，却是早熟，俨然二八佳人。不只美貌胜过月宫仙子，更兼精通音律，长袖善舞，吟诗作赋，无所不能。更有一绝妙之处，此女

书法极佳,据说所临王羲之的书作几可乱真。当今万岁最喜书圣之字,那么此女定然不使杨妃专宠于前啊。”

“真有如此佳丽,倒不失为移花接木的好计。”长孙问,“她是谁家女子,可懂宫中礼仪。”

“是一位小京官之女,至于礼仪,尚需加以调教。”

“那就抓紧教导,以便择时送入宫中。”长孙太尉一锤定音。

皇城大内的掖廷宫,亮起了盏盏灯火,照得宫殿如同白昼。杨妃香汤沐浴后着晚妆,在静候皇上的到来。李世民处理完政务,必来她的寝宫,这是毫无疑问的。为了确保武二女能顺利进宫,今晚她要着力讨好皇上,特地准备了琵琶清歌,以便让皇上能有个好心情。

外面传来了轻碎的脚步声,不用通报杨妃已知这是万岁驾到。散朝后的李世民穿着随意,也无需太监和宫女呼报,他轻松步入,笑吟吟地将迎上前的杨妃揽入怀中:“还在等朕。”

“是啊,妾妃为万岁备下了美酒和小菜。”杨妃将皇上让到楠木圆几边坐定,“请万岁小酌,妾妃为您弹一曲琵琶助兴。”

“好啊,那就有劳爱妃了。”

杨妃先为皇上斟上一杯美酒,将琵琶抱在怀中,弹了一曲龟兹乐曲,她还边弹边唱:

大漠风沙日色昏,
红旗半卷出辕门。
金戈铁马列战阵,
呐喊惊天遏行云。
血肉横飞报国志,
马革裹尸壮士心。
三军夜战洮河谷,
敌酋授首更断魂。
大唐英明天子在,
定教生擒吐谷浑。

“好啊,好。”皇上喜得不禁击节唱和。

杨妃太了解皇上了,这位马上冲杀的皇上不喜悱恻缠绵的艳曲,喜的是战场上的拼杀。这些乐曲,便把他带回那征战的岁月。杨妃额头沁出香汗:“万岁喜欢,妾妃再为您弹奏一曲。”

“爱妃快歇息一下吧，来陪朕饮酒。”皇上为杨妃满上了一杯。

杨妃心中有数，有意加以试探：“看万岁今日与往日不同，欢欣挂在脸上，莫非有何喜事？”

“哪有什么喜事。来，爱妃饮酒。”皇上端起杯来。

“万岁，您不该瞒着妾妃。虽说君臣，但毕竟是夫妻，说出来妾妃也好为您拿个主意。”

“你说什么，倒让朕糊涂了。”

“万岁今日乘马撞倒驴车，难道没有艳遇吗？”

“此事爱妃何以知晓？”

“妾妃也是本朝的太史李淳风，也有文王八卦，也是能掐会算呢。”杨妃嫣然一笑，“难道万岁没有在上马之后，还忘情地注视人家女孩不成？”

皇上被说中心事，不觉面红耳赤：“爱妃取笑朕了，寡人宫中美女如云，还不至于如爱妃所说吧。”

杨妃说到此，突然跪倒在地：“万岁，请恕妾妃不敬之罪。”

“这是从何说起，爱妃平身叙话。”

杨妃重新入座：“万岁可知今日所遇少女她系何人？”

“朕实不知。”

“她本是妾妃的姨侄女，名唤武二女。”

“这倒奇了，朕怎么会偏偏和她相撞。”

“万岁，这就是缘分。武二女这个小女子与陛下前生有缘哪。”

“说来也确实巧。”

“万岁，将她召进宫中伴驾吧。”

皇上怔了一下：“这……爱妃又在取笑朕躬。”

“万岁富有天下，日夜为国事操劳，多些美女陪伴亦理所当然，又何必过于自律呢。”杨妃的态度极其诚恳。

“爱妃真的没有醋意。”

“臣本犯妇，蒙万岁不弃，得以侍奉陛下，真个是皇恩浩荡粉身难报。武氏貌美，万岁有情，自当主动成全，以遂圣上之愿。”杨氏跪下再奏，“万岁如若同意，明日妾妃便去召其入宫。”

“也好。”皇上满怀喜悦地应允了。

辉煌的金殿，庄严肃穆的朝会，皇上处理完政务，宣布散朝准备启驾回转后宫。他未及步下丹墀，长孙无忌便从身后跟了上来。皇上边走边问：“太尉，还有事启奏不成。”

“臣有一事，要同万岁商议。”

“何不在朝会上奏明。”

“此事不宜公之于众。”

“怎么，是背人的事？”

“老臣想，皇后仙逝，万岁未免孤单，长安城中有一绝色女子，堪可填充后宫。此女色艺双绝，是上天为万岁所生。”

皇上急着回去见武二女，没有心思听长孙的絮叨：“多谢太尉的美意，此事且从长计议。”

长孙素知皇上本好女色，今日为何竟心不在焉，便再进一步说：“万岁，此女尤擅书法，临摹书圣王羲之的《兰亭序》，几无二致。”

“噢，真有如此奇女子，得闲时朕倒要见识见识。”皇上边说边径往后宫去了，“太尉请回吧。”

长孙站在原地，望着皇上的背影发呆。自信颇为了解皇上心思的这位皇上的大舅哥，而今却如坠五里雾中。

褚遂良跟上来问道：“事情如何？”

“怪事，万岁他竟然当做耳旁风。”长孙言道，“真是咄咄怪事。”

褚遂良恍然大悟：“万岁他莫不是有了新欢。”

“若是新欢取代杨妃便好，我们再送上一个徐惠，管教杨妃形同打入冷宫，免去我辈后患。”

“快找宫中的耳目问问。”

长孙点头：“是要了解一下宫中可有变化。”

皇上兴冲冲来到杨妃的寝宫，杨妃已是恭候多时，一见皇上就要跪拜：“万岁，妾妃接驾。”

“后宫之中，何须多礼。”皇上将她扶住，忍不住问道，“爱妃，你可去传朕旨意。”

“人我已给万岁接来了，而且擅自做主，安置在了福遂宫，如有不妥，但凭万岁处罚。”

“爱妃为朕想的周全，朕感谢还来不及呢，何言‘处罚’二字。”皇上已是有些心急，“爱妃，我们就去福遂宫吧。”

“妾妃遵旨。”杨妃愉快地回应。

福遂宫内，沐浴新妆后的武二女，在宫中的地毯上往来踱步，她没有一丝慌乱和紧张，显得从容不迫，就像出征前的大将军，完全是胜券在握的样子。这个十四岁的女孩子，天生就是一个从不服输的秉性。

本宫执事太监，在门前用特有的公鸭嗓尖声细气的唱呼：“万岁、杨娘娘驾到。”

武二女急步趋往门前跪迎：“民女武二女恭迎万岁、娘娘大驾。”

“平身。”皇上觉得眼前一亮，不由得仔细打量眼前的这位少女。但见武二女犹如一朵出水的莲花，分外娇艳妩媚楚楚动人，更比长安郊外初见时靓丽几分。皇上心下愈发喜悦，开言问道，“你为何随便就叫了这样一个名字？”

“万岁，家父文墨不通，乡野粗人随口叫下来了。”武二女是何等聪明，“还望为民女赐改新名。”

皇上满意地颌首：“女孩家就应有个女孩家的名字，朕看你面容姣好，妩媚动人，就赐你媚娘之名。”

武二女再次跪倒：“谢万岁隆恩。”

“武媚娘听封。”皇上稍加思忖，“朕封你为才人，就居住这福遂宫，一切吃穿用度按五品官员供给。”

“武才人谢圣上恩封。”武媚娘又叩头后起身。

一旁的杨妃喜笑颜开，她明白这是皇上接纳了她进献的美人。而且她也为外甥女所受到的恩遇感到满意，这预示着小自己一辈的新妃子，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此刻，她识趣地采取了回避之策：“万岁，初纳新欢，妾妃不便相扰，就此告退。望万岁怜花惜玉，呵护武才人。”

“爱妃放心去吧。”皇上目送杨妃离去，伸双手拉住武媚娘的两手，感到掌心中温软滑润十分惬意，“武才人，让朕好好地看看你，欣赏一下你的美貌。”

武媚娘主动靠近些：“臣妾之身已属万岁，要看要用还不是尽万岁之意。”

皇上从上到下细细打量，见面前他的媚娘秀发高耸乌黑闪亮恰似墨染，两道弯眉纤细修长，一双明眸犹如两潭秋水清澈透明，粉嫩白皙的脸上，悬起玉管般的鼻梁，一点朱唇真像个熟透的樱桃娇艳欲滴。皇上越看越喜，这武才人简直是无可挑剔，找不出一丝一点缺陷，是位十足完美的佳人。

与此同时，武媚娘也在定睛注视着大唐的君主。以往只能在梦中臆想的皇帝，而今是活生生地站在面前。这位四十岁的帝王，头顶双足蹀头冠，身穿白缎金龙无领衫，身材高大，伟岸英武，目光如电，颌下飘洒着短短的美髯。哪里像是四十岁的人，与正值血气方刚的青年几乎无二。想对今后将和这个男人同床共枕，羞涩中更多的是欣慰。

皇上开口了：“你我夫妻坐下叙话。”

这使武媚娘倍觉温暖，说明皇上已和她拉近了距离，就像民间夫妻一样了。她便在对面坐下，静候皇上的问话。

“听杨妃说，你对诸子百家文史皆通。”

“妾妃只是粗通，不过略知一二而已。”

“难得，小小年纪便如此博学，这是一般女子很难做到的。”皇上在夸奖他的媚娘。

太阳尚未下山,宫室内还很明亮,但皇上叫宫娥放下了窗帘,命太监关好了门户,然后令他们全都退出。聪明的武媚娘,当然知道皇上的用意,便动手铺好床衾,落下了黄罗帐,又面带几分羞涩主动褪去了罗衣,直至小衣底裤。精赤条条的李世民,将她揽在怀里,一双手上下摩挲着怀中鲜嫩欲滴、娇喘吁吁的美娇娃,终于耐不住性情,一下攻入对方城池,就像他在战场上杀敌一样,动作是那样英武。初做女人的媚娘,不由得发出了痛楚的呻吟。四十岁的当朝天子与十四岁的闺中少女,便有了这第一次水乳交融体贴入微的亲密。

自此,皇上便迷上了武媚娘,几乎是夜夜留宿福遂宫,一时间连杨妃都被皇上冷落了,更不用说其他嫔妃。武媚娘以她特有的温情与媚态,实现了专宠,使她显赫的名声,立时在朝内宫中广为人知。武媚娘本人也沉醉在成功的喜悦中,她自信能永远占有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

一天,刚刚入夜,在太尉府,两位老朋友,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又聚在了一起,话题自然是皇上的新宠武媚娘。

“太尉,如何,下官所虑不是妄加猜测,果然被我不幸言中了吧。”

“武氏乃杨妃的外甥女,是经她举荐方得以入宫。这说明杨妃又多了左膀右臂,若她们联手加害我等,对我辈将大为不利。”

“太尉是否过虑了,她二人也未见得与我辈作对,而且即便作对,也未见得是我辈的对手。”

“宰相啊,万不可掉以轻心,防人之心不可无啊。”长孙告诚,“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一定要未雨绸缪。”

“那我们就将徐惠这一法宝祭出去。”

“是时候了。”长孙言称,“还要双管齐下。我已约了太史李大人过府,想来他也该到了。”

言犹未尽,家人禀报,李淳风到了。长孙起身将其迎入室内,李淳风落座便问:“国舅唤下官前来,不知有何见教。”

“同朝为官,老夫敬重李大人的刚直不阿,特约宰相一同过府,在一处叙谈叙谈,以增旧谊。”

“太尉想要听下官说些什么吧。”

“李大人就是爽快。老夫想问一下,太史近观天象,可有异常?”

“实不相瞒,天象确实有异。”

“噢,”长孙与褚遂良交换一下眼神,“可否明示。”

“不可。”李淳风不假思索一口回绝。

“怎么,我一个太尉,这一个宰相,对我二人还需保密吗?”长孙无忌并未强求,“说说无妨吧。”

“请太尉与宰相恕罪，下官司职太史，天象预示吉凶，关乎国运盛衰，万岁早有明令，只能禀报圣上，凭万岁圣躬自裁。否则传扬出去，一旦引发混乱，岂不令万岁震怒。”

“看起来，李大人是打定主意不肯相告了。”

“太尉适才还在夸奖下官刚正不阿，该不会为难下官吧。”

“好，李大人的为官为人都无可挑剔，老夫心悦诚服。”长孙想缓和一下气氛，“咱们三人小酌几杯如何？”

“太尉与宰相慢饮，下官还要进宫，向万岁禀报天象之事，恕难奉陪，万望二位大人见谅。”

“李大人急着见驾，老夫不敢相强，悉听尊便。”

“下官告辞。”李淳风说走就走，拂袖离去。

长孙望着他的背影：“这个人，真是不识好歹。”

“太尉想要他配合我们的行动，下官想是用不着的。”褚遂良取出一物，“有这个完全可以令武媚娘甘拜下风。”

长孙接在手中，一看不由得大惊失色：“这，这是王羲之的《兰亭序》呀。此物是在皇上手中，从来秘不示人，缘何在你的手上？”

褚遂良微微一笑：“这太尉就不明就里了。它是这样……”他低声向长孙无忌述说了缘由。

李世民自从得了武媚娘，除去政务之外，几乎是形影不离。今日无事，皇上与媚娘携手漫步，不觉来到了御马厩。所有的马匹都在安静地吃草料，唯独一匹白马不安闲，在马槽前不住地用蹄刨地，并不停地挣扯缰绳，似乎要挣脱羁绊，奔向广阔的原野，自由地驰骋。

皇上笑着对武媚娘说：“媚娘，这就是朕那匹桀骜不驯的狮子骢。自得到这匹烈马后，一直没人能真正降服它。”

武媚娘却是不在意地笑出了声：“那是陛下没遇到高人，别说是狮子骢，什么样的烈马妾妃都能驯服。”

皇上颇感兴趣地：“朕倒要听听，爱妃如何驯服这匹烈马。”

“请万岁赐妾妃三物。”

“哪三物？”

“铁鞭、铁锤和匕首。”

“这，如何便能训马。”皇上大惑不解。

“妾妃的办法是，先用铁鞭抽它，若不驯服，就用铁锤敲它的头。要是仍不能驯服它的野性，那就不用匕首割断它的咽喉。”武媚娘说时坦然自若。

皇上却是听得有些毛骨悚然，他万万没想到这样一个柔媚的女子，竟然有这

样狠的心肠,这也太可怕了。如果让她掌握了权力,那岂不是杀人不眨眼的女凶魔。他一时不觉默默无言。

武媚娘感到情况似有异样,便媚笑着发问:“万岁为何不言语了,难道是妾妃说得不对?”

“啊,”皇上当然不会将心思让人猜到,就敷衍说,“朕说的是将烈马驯服。你用匕首割断马的喉咙,那马不就一命归西了?”

“万岁,那马既然不肯让你骑用,还留它何用,不如杀死免为外人所用。”武媚娘忍不住又袒露她的见解,“妾妃以为,用人之道也是如此。”

皇上想,这个武媚娘人虽小,倒还有从政的野心,此人真不可等闲视之。他含糊地应道:“说得是。”

御前太监小顺子近前禀奏:“万岁,太史李大人求见。”

皇上正没了同武媚娘同游的兴趣,当即应允:“要他在便殿等候。”

小顺子转身刚要走,武媚娘突然叫道:“且慢。”

“娘娘还有吩咐?”小顺子问。

皇上也奇怪地问:“媚娘,何事?”

“万岁,妾妃有一事相求。”

皇上未免糊涂:“何事?”

武媚娘见小顺子年轻,干净,模样清秀,全身上下透着机灵精明,她想自己在宫中不能没有一个亲信,这小顺子倒是个可心的人选,便对皇上道:“万岁,妾妃要夺你所爱了。”

“怎么,你打小顺子的主意?”

“万岁真是明君。就把小顺子赏给妾妃,让他做妾妃的贴身太监吧。”武媚娘的眼神媚里含情。

皇上对于武媚娘第一次提出的请求,不好拒绝,爽快地一口应承:“好,你乍入后宫,对诸事多有不明之处,小顺子随朕多年,宫里的规矩了如指掌,跟着你也好有个照应。”言毕,匆匆走了。

武媚娘觉得闪了一下,以往皇上离去时,都要同她缠绵几句,这次说走就走了。对这一微妙的变化,武媚娘没有轻视,她陷入了久久的深思。

第二章 讖天象媚娘险丧命

大内的便殿也是富丽堂皇，皇上李世民端坐在龙椅上，脸上依然是不怒不笑，使臣下看不出他的城府有多深。只是这儿的宝座要比大殿上的矮下尺许，并不那么居高临下，便使得他同臣子的对话，多了几分亲切感。

“太史，莫非有异常的天象？”

“万岁，正是。”李淳风斟酌着词句，“此天象至为重要，关乎大唐的长治久安。”

“真有这么严重。”

“是的，臣进宫前，曾被长孙大人召到太尉府，褚相也在座中。再三询问为臣天象吉凶，臣未敢吐露半字。”

“你能严守圣命，这很好，究竟是何天象，如实对联讲来。”

“万岁，臣连续三天日观天象，都见太白星在日旁呈现，而且光芒四射。今日方才隐去，这是一个大凶的征兆。”

“这一天象，有何预示。”

“当主三十年后女主临朝。”

“啊！”皇上倒也一惊，“真就那么准？”

“天象示警，不可不防。三十年之后的事，臣也不敢将话说死。”李淳风欲言又止，“不过……”

“你不要吞吞吐吐，把话讲完。”

“万岁，此乃为臣从民间得来传言，更难证其属实，故不说也罢。”

“只管讲来，朕赦你无罪。”

“那臣就斗胆告知，”李淳风显得极其神秘地，“近日，在长安民间流传一纸讖书，名为《秘史》。内文中云，大唐三世后，女主武王当有天下。万岁不可掉以轻心。”

“太史可有破解之法。”

“俗话云，天意不可违，非人力所能扭转。”李淳风顾虑皇上失望，又劝慰几句，“皇上英武神纵，圣天子百灵回护，只要留心，剪毒苗于萌芽之中，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好吧，朕知道了。此事你不要再对任何人提起，以免泄露天机。”

“臣作为太史，自然明白此理。”李淳风退下了。

李世民心，却是如同堵上了一块石头。他反复思忖，三十年后女主临朝武